

冬塘捕鱼

□王建勇 文/摄

在慈城老家，村中有一个占地数亩的池塘，池塘东南面与小河相连，小河经东浦，向北通向慈江，往南连接姚江。

在尚无自来水的年月，池塘是全村人的水源，清晨时分，每天有村民担着木桶、铅桶去池塘挑水，桶水映着天光云影，也漾着人间烟火。

夏天池塘是孩子们的“乐园”，他们扑通扑通地跳入池塘游泳、戏水，惊起塘边芦苇丛中的白鹭，也搅碎了满塘暑气。

一年四季，池塘都有人撒网、垂钓，但唯有冬日池塘捕鱼让人印象深刻。

古籍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：“渔人掌以时渔为梁。”所谓“以时渔”，便是顺应时节捕鱼。

冬天万物收藏，水瘦鱼肥，此时捕鱼，因天寒，鱼群聚于深水，易于围捕。冬天不仅是捕鱼的佳期，更是疏浚河道、修葺池塘的良机。

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写江南冬日“浚河泥，壅田塍”，说的便是此时农人借着枯水期，挖起河底淤积沉淀的草木腐质，把腐泥挑到田里，来春滋养庄稼。

小时候，每年冬天到池塘捕鱼时，村里会把池塘东南面与小河连通的一个宽三四米的缺口，用内装泥土的草包堵住，接着用水泵抽池水。

抽水是彻夜的，那“突、突、突”的声响，在寂静的冬夜显得格外清晰明亮，像是为即将到来的捕鱼场景吹响的序曲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池塘周围、石埠头上，已站满了人。老人袖手闲谈往年捕鱼光景；妇女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手里纳着鞋底，眼睛却瞟着塘里的动静；孩子们最是雀跃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时不时发出一阵欢叫。

至上午九十点钟，塘水才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一圈圈地收缩。

随着池塘水越抽越少，鱼群在水下不安分地晃动着，忽然，“啪啦”一声脆响，一尾鲤鱼耐不住憋闷，银白的肚皮在将露未露的水面上一闪，打了个挺，紧接着，噼里啪啦，鲤鱼、草鱼……都开始惊慌地蹦跳，阳光下，那鳞光闪成一片碎银。水面越来越小，鱼群也越来越密，几乎能看见它们翕张的腮，能听到它们沉闷的搅水声。它们脊背挨着脊背，拼命向那最后一片深水处涌动。

水快抽干时，负责捕鱼的村民卷起裤腿，拿着箩筐，赤着脚跳入池塘。塘泥冰凉刺骨，却冻不住他们的热情。他们弯腰弓背，都徒手擒那塘中的鱼。

鱼虽因缺氧而变得迟滞，但力量仍大，一条大鱼猛地一扭，粗壮的尾巴“啪”地打在淤泥上，泥水四溅，围观的人群便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与惊呼。



一条条鱼被扔进箩筐，湿漉漉的鱼身泛着光泽，透着鲜活的气息，喜悦的欢笑声与鱼的蹦跳声将冬日的寒意驱散，成了冬日村庄最动人的乐章。

捕捞完毕，装满箩筐的鱼被一筐筐抬上池塘，喜悦的欢笑声，回荡在村子上空。

站在池塘边等待捡拾的村民，此时便拿着脸盆、木桶、竹篮，甚至簸箕，欢叫着跳进池塘“捡漏”。

那些漏网的小鱼、小虾、泥鳅，便成了村民们“捡漏”的目标，顿时整个池塘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惊喜的“寻宝场”。

箩筐中捕获的鱼，则由村里分给每个生产队，生产队再把鱼按品种、大小搭配，一堆堆放在晒谷场上，然后每份鱼都用小纸条编上号码。接着，各家各户开始抽签，抽到哪一号，便领走哪一份号码的鱼，没有人争抢，也没有人抱怨，大家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意。

与此同时，村里的青壮年正拿着铁锹和畚箕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将池塘中乌黑的淤泥装进畚箕，堆放在塘边空地上。

池塘在他们手下变得更深、更清爽，这些淤泥经霜一冻，来年开春，挑至田头，便是稻田绝好的有机肥料。

池塘淤泥的清除，不仅增加了池塘的储水量，更为来年防旱防涝做好了准备。

分得鱼的村民，到家后，则忙着刮鳞、剖肚、清洗，村庄很快飘起炊烟，弥漫着鱼香。

村民把鱼洗净后，他们会挑大的鱼挂在屋檐下，那是春节餐桌上“年年有余(鱼)”的美好期许。

后阅方志，得知冬日捕鱼、清淤，不仅是岁时习俗的传承，也是江南水网地带农耕文明的缩影。

光绪《慈溪县志》中，便有“岁暮，村社浚塘，取鱼除泥，以粪壤田，兼飨众”的记述，寥寥数语，将清淤、积肥、分鱼三事道尽。

儿时，老家池塘冬捕，宛如一幅迎接新年时既庄重又欢欣的民俗画卷，是收获与分享的喜悦，是清淤肥田时对丰年的期许，更是无数人关于乡村生活最温暖的记忆。

墨痕浅

□童鸿杰

冬天一到，父亲总会拿出那个老旧的木工箱，摆在院子里，陪他一起晒太阳。

刨子、凿子、尺子、斧子、锤子、锯子，摆的时候，父亲总喜欢把墨斗摆在场地的中央。墨斗老旧，灰色的木柄暗沉发亮，仔细端详，每一条细纹好像都藏着什么心里话。有时候，我正好回去，会加一点水，拉出来弹一下。墨线划过空气，淡淡的黑点在院子里落下，像我小时候跟在父亲身后的脚印，密密麻麻。

从我懂事起，父亲的木工箱就摆在家里。那是他当过木匠的证明。那时候，生活水平的高低，除了房子，主要看家具。我们家的五斗橱，高低柜，樟木箱，很多都是父亲自己做的。

做家具之前，弹墨线是必经的工序。父亲轻轻地拉出墨线，把线头上的钉子钉在圆木的一端，然后拿着墨斗走到另一头。到了位置，他眯起眼睛，开始打量。瞄好了，把墨线慢慢拉直，轻轻拉高。只听啪的一下，墨线弹过，留下一道或深或浅的印痕。

父亲弹墨线的时候很认真。每次弹完了，都要细细地看上几次，有些不清晰的地方，还要再弹上一回，然后才拿起锯子，吱啦吱啦，一送一拉，沙沙沙沙，木屑开始纷纷落下。

那时候，我总爱蹲在门槛上看父亲干活。他和叔叔一起拉大锯的场面最好看。圆木斜放在支架上，叔叔站在一旁的高台中央，父亲坐在地上。两个人一边发力拉锯一边喊着号子，一二一二，一二一二。那一刻，太阳正好穿过了云层，照在父亲的身上，他的全身闪着金光。父亲后来说，哪有金光？都是你作文里瞎写的。你瞎编一气，老师还表扬你，我真看不懂，你的作文好在哪里？

父亲的墨斗总是挂在显眼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想做个小板凳，就偷偷拿了墨斗，在旧木板上弹了四条线，然后用锯子锯下来，又找了四根小树桩钉成了四个脚。钉好的时候，好像还是挺牢靠的，没想到一屁股坐上去，凳子就散了。

父亲回来了。我以为他会骂我，可是并没有。他还帮我做了一把凳子，墨斗放线，锯子拉开，长短适合的木板，用刨刀把表面反复地刨，还凿了四个孔。最后又做了几条凳子的腿，涂上白色的树胶，榫卯起来，稳稳地安装。

那把小板凳，样式比一般的大，底下用红漆写了一个“童”字。我非常珍爱它，去邻村看电影的时候，更是寸步不离的。以至于有人说，那是我的小尾巴。小尾巴多好啊。你看小狗，你看小猫，还有那威风凛凛的大公鸡，在骄傲地叫早。

后来，我们家开始种蘑菇，父亲就不再做木工了。但是谁家偶尔有需要，他还是会兴冲冲地拿着墨斗和工具箱去帮忙。干完了，也不要报酬，你夸他几句，就是给他最好的回报。

千禧年，单位分了集资房。装修的时候，木工是外包的，父亲不放心，一有空就会去现场，东看看西看看。那时候，流行存红酒，我就想加个小酒柜。父亲听说后，带着墨斗和工具箱就去了。那段时间，他不是蹲在板上弹墨线，就是拿着尺子在墙上量位置，感觉比他当年做家具的时候还要仔细，还要认真，还要斗志高。酒柜做好了，格子密密麻麻的，母亲说这也太多了，擦拭灰尘多麻烦啊。父亲嘿嘿一笑，以后条件好了，几十瓶红酒也不算多啊。

条件是越来越好了，集资房早就置换了，那套酒柜也流转到了别人的手上。有时候，我跟父亲说起这件事情，他却好像早已经忘了。但是我不会忘记，忘记那些春天里的杏花，秋天里的稻香，还有那些悠长的夏夜，萤火虫闪闪发光。

夏夜里，总有一位父亲带着孩子去邻村看电影。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举着小板凳，兴奋地说着什么，父亲却总是不回答。但是，如果你仔细看，能看到他的眼里有颤动的光芒。光芒闪动，流星划过夜空，像一条隐隐发亮的墨线，牵着谁的童年，连着谁的白发，还有那些遥远而清脆的声响，沙沙，沙沙。



父亲的墨斗。